

有詞無詞說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無詞則所和之聲安

律話 下有詞無詞說

禿

在南風龜山聖人撫琴而歌之矣取法於聖人吾當
選有詞者以為琴之譜知梅花庵蓄琴譜倩人往錄
焉乃語錄者曰琴中樂曲唐顯慶間已謂此聲頓絕
令所司修習太常呂才請以御製詩續宋玉之白雪
取許敬宗等奉和十六首為送聲然則唐以前琴曲
已絕今譜所載前此者後人為之也勿錄錄者曰唐
以後盡錄來耶曰富而麗清而新刺而不激怨而無
毒文不論古今體必分雅鄭若此者可以入吾選矣
激到庵視其譜有合吾選格者錄以來否則毋費筆

墨也且為我致語庵主曰白雪歌其譜尙存乎君臣
唱和之詩斯必太平聲調矣吾欲取此譜冠於篇幸
毋吝不我與也錄者曰梅花庵主非先生之弟子歟
其有不與先生哉無幾錄者反怪其速曰吾入其庵
虛無人焉從牙籤展得之不及見庵主故速耳視其
所錄詩也而無聲謂錄者曰汝誤矣吾選聲非選詩
也若選詩則有三百篇在何取於唐人汝必向庵主
而索之翌日錄者來視譜而問曰此庵主之所與耶
錄者曰然曰吾固知吝不我與也錄者曰乃者晤庵

律話 下有詞無詞說

罕

主且言昨日事庵主出此譜某見有聲而無詞也已
致先生吝而不與之責矣庵主曰非吝也譜出某書
其或當時操觚者去其文操琴者取其音積本藏珠
離之為二請先生試合之亡何庵主來謝不敏曰請
先生合之合之乎曰合之矣曰合乎曰不合曰以何
法而合之知其不合也曰吾以唐四聲之法而合之
不合也以重濁輕清之法而合之不合也以抑揚頓
挫之法而合之不合也合之於喉舌齒吻而音不合
合之於一字一聲而數不合若是者是終不能合也

竊謂古之白雪至唐千餘年而音響絕唐之白雪至今又千餘年縱使聲調猶存豈無傳抄之誤其不與詞合也宜矣不與詞合和聲之律云何哉吾將來其次者矣子見吾所選之格乎曰弟子已錄若干首唯先生擇焉且曰庵度譜三十餘種前明人所集萬歷前者莫不有詞然而俚者俚而腐者腐如赤壁賦阿房宮賦翻入琴調已屬不經或謂韻合承言之例而論語出師表儼然列作琴曲標出宮商弟子不以爲然故弗錄也曰弗錄是也曰萬歷以後諸先輩覺琴律話下

有詞無詞說

學

曲爛矣去詞而傳聲以矯有詞之失而言志之義或又闕焉弟子疑之亦弗錄也曰弗錄是也合古今而論有詞無詞或興或廢得非氣運使然乎思陵之初山林琴客皆能作曲處處新聲無詞者十居八爲日既久漸有覺其五聲亂六律淫者毛西河起而譏之矣故亦弗錄也曰弗錄亦是也雖然則所錄何語耶曰先生選格曰富而麗怨而無毒者弟子思惟莫如投贈感懷之曲詩餘小令能寫入琴或是佳譜况詞人海內所稱而譜則隨詞而重今錄之來矣曰錄之

來耶出詞讀之清新者如鶴唳橫空富麗者如流霞散綺刺而不激鐵笛慷慨之聲怨而無毒白眼窮途之志謂生曰斯足當吾選矣於是安絃操縵依譜取音撫弄既久不勝煩心忽爾悟曰吾知之矣仰天大笑推琴而起謂生曰此千古以來善爲變聲者也琴本冷器聲調屢絕若不振起改作而操此技者何處更求生活於是取海內所推之才人詩餘小令譜入新腔對客歌之栩栩自得不知身猶是周而賢士大夫以爲琴客與才人併驅翕然高之矣師其意者深律話下

有詞無詞說

學

知士大夫之囊難解士大夫之筆墨易求願乞詩餘以代稿素當羣賢畢至時高歌其曲聲調既短人不厭聽曰此某大夫所贈吾以古調譜之矣聞者以某大夫故極口稱洋洋贈者聞之喜逢人說項到處吹噓投贈送行誰不欲入旗亭而畫壁於是——譜入外調從此聲價十倍所謂善爲變聲者也生曰究竟何如曰魚非不鮮也熊掌非不珍也而包烹之人不知鹹酸爲何物任意焯潑使當筵者不堪入口而琴家外調最能藏拙聽琴之人以爲雅詞豈料鄭聲盈

耳哉生日有詞者如此無詞者如彼先生將何從曰
吾未考琴家言有詞無詞者有幾人錄者曰昨日往
庵錄白雪見牙籤標有詞無詞說似薄有詞而主無
詞今記憶不清矣生日此弟子之所素習其論有詞
不似先生之刻姑置之勿論而無詞一說請爲先生
誦之曰大抵作琴操者或以爲孤臣孽子去婦棄友
宛結憤鬱有感於中不得已而以其言託之於音不
忍明言君父之過或賢者憤時嫉俗有所譏刺發之
爲聲拘於忌諱而不敢明言其事又或以詞與音相

律話

下

有詞無詞說

望

雜如鑿歌之如呼絺巾舞之吾何嬰不可讀而不足
存且三百篇中笙詩六篇本無詞若孔子聆師襄之
操而知文王師曠聞師涓之音而知濮水與夫高山
之巍巍流水之洋洋豈俱從詞得之者哉此王吉遂
琴旨無詞之說也先生以爲何如曰有是乎吾當從
無詞中疏其孤臣孽子宛結之音作吾琴話矣